



# 世界文学经典导读

## 一个人与他的影子

莫泊桑评传

## 英国诗坛的两位巨人

拜伦和雪莱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I06  
18  
:18

# 一个人与他的影子

——莫泊桑传

程 巍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我象流星一样进入文坛，又象雷声一样离开。”这是吉·德·莫泊桑对自己的总结。从幼时的诺曼第到成年后的巴黎，从自然生活到战争的漩涡，从小职员到大作家，他似乎是在一条弯曲的斜线上行走。然而，他并不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作家；可是，有哪一位小说家能象他一样在如此狭小的题材内——诺曼第、巴黎、普法战争等——表现出如此重大的主题，而且是以如此不同凡响的色彩呢？看来，艺术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体验，而且，更主要的，是某种赋予所体验的东西以形式的形式感。这是一种天才；而按布封的说法，天才除了是不懈的努力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从布耶到福楼拜，或者说从诗到小说，莫泊桑的天才正是艺术作坊里锻造出来的。

## 引言

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存只是他的素材，而他的形式才是他的存在；他在世间行走的时候，就像一个移动的蛛网，一些昆虫纷纷飞落网中，他把它们制成绝美的标本，以防它们腐烂在泥土中。这样，他成了自己的形式的一个实验者，而他的行走的躯壳，只是“一个影子的影子”。艺术的前提就是这种精神的分裂，或人格的双重化。这正如以下这一段东方格言所说：

你如果占有我，你就占有一切。但你的生命将  
属于我。这是神的意旨。希望吧，你的愿  
望将得到满足。但你的心愿须用你的  
生命来抵偿。你的生命就在这里。  
每当你的欲望实现一次，  
我就相应地缩小，恰如你

在世的日子。你要我  
吗？要就拿去。神  
会允许你。但  
愿如此！

得在这段神秘的文句下面注上“译自阿拉伯文”的字样，——它出现于巴尔扎克的笔下，而他那时正在思考一种介于欲和能之间的“另外一条方式”，一种永远宁静的境界。他发现了；可他已万劫不复地成为另外一尊神祇的信徒，艺术宗教的信徒，——或者说，“艺术家自己就是一种宗教”，一种自焚的宗教。然而，这本小说不是谈他，而是谈另一个作家——吉·德·莫泊桑。

## 目 录

|     |              |
|-----|--------------|
| 1   | 引言           |
| 1   | 诺曼第          |
| 22  | 路易·波拿巴的时代    |
| 32  | 巴黎           |
| 36  | 小职员、登徒子与艺术家  |
| 46  | 克鲁瓦塞         |
| 62  | 梅塘晚会         |
| 72  | 小人物的荣与辱      |
| 111 | 《一生》：“蓝花”的枯败 |
| 118 | 《漂亮朋友》：当代英雄  |
| 126 | 《温泉》：种族的阴影   |
| 132 | 精神病院         |

## 诺曼第

1850年8月5日，吉·德·莫泊桑出生于诺曼第地区阿克河上图尔维尔县米洛美尼尔堡。这座贵族古堡建于18世纪，是一座融哥特风格与文艺复兴时代风格于一体的三层建筑。这个世纪动荡的末期，一位名叫托马·于·德·米洛美尼尔的老贵族——他是路易十六国王的掌玺大臣——为躲避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隐居于此，而他的主公则在巴黎被雅各宾党人砍掉了脑袋。这种对断头台的恐惧甚至在雅各宾党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后多年，仍像一个可怖的梦境，萦绕不去。这种恐惧感迫使于勒·德·莫泊桑这个机敏的税监督员识时务地放弃了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只保留了一个颇有平民色彩的姓名——于勒·莫泊桑，正如“于勒·达夫朗什”这个名字一样普通。可是，事过境迁，于勒的儿媳洛尔却并不认为姓氏之中加一个“德”字有何不妥。这位姿色绰约的资产者之女对贵族门第如此看重，以至把它作为嫁入莫泊桑家的先决条件。而于勒的儿子居斯塔夫被洛尔的容颜弄得神魂颠倒，居然费尽周折，终于从鲁

昂的民事法庭弄到了一份贵族证书。这样，1846年的冬天，居斯塔夫·德·莫泊桑与洛尔·勒·普瓦特万在教堂里结为夫妻，并住进了象征已经有点过时的贵族生活的古堡。

古堡坐落在一处高地上，被遍野的山毛榉树环绕。从远处可以望见它突出在树尖之上的宽大的斜坡屋顶，以及屋顶上对称地耸立着的几个尖塔型的烟囱。古堡正面的几排宽敞的落地窗子非常引人注目，从这里可以远眺拉芒什海峡在阳光下粼波闪闪；而在夜间，来自海峡的潮湿的风随着起伏的地势，掠过古堡前面的那片草场，尔后穿过古堡的门窗，消失在后面的山毛榉树丛里。

不过，这桩婚姻并不像当初在教堂里缔结时那般平静。居斯塔夫就和莎士比亚舞台上那个与他名字发音相近的登徒子（福斯塔夫）一样，对于某个固定的女子并无持久的爱情，他仿佛继承了大革命时代留给他的惟一遗产，这份为爱情游戏作辩护的遗产被贡斯当开玩笑地称为“多变的太阳其实不变”。日后，他的这种好色的天性将在他的伟大的儿子身上重现。

过多的欲望往往难使一个男人固守家中，尤其当他的妻子缺乏足够的魅力的时候。居斯塔夫曾着迷于洛尔的动人的容貌，可是婚后不久，他却发现，她的天性缺乏女性的温柔，而具有某些男性化的倾向。细长的脸，弯弯的眉毛，充满精力的下巴，当中分开、垂向两颊的流行的发型，直直的鼻子，深陷的两眼，深邃的目光，拖地的撑裙，——这幅素描却并不是洛尔的真实写照。其实，她更愿意把头发拢在脑后；宁可摆脱撑裙这个“愚蠢的笼子”而穿露出足踝的短裙，何况，这种轻装更适合骑马打猎。使她的邻居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位贵族夫人还经常抽烟。这简直就是乔治·桑的生活方式！假若说洛尔并

非刻意模仿“蓝色袜子”（这是巴黎给乔治·桑取的译名）的话，那么，这也反映了那个时候某些卓越的女性心灵的一种反抗姿态。

洛尔多少有点约娜的影子。她和约娜一样，来自一个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团体，它的精神特征往往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既有卢梭哲学，又有贵族作风，还带那么一点儿波希米亚似的色彩。这个小团体有四位青年：洛尔，她的哥哥阿尔弗莱德·勒·普瓦特万，路易·布耶，还有一个不朽的名子——居斯塔夫·福楼拜。这三男一女日后都成了文学史上不能遗忘的人物：洛尔尽管自己没有什么杰作传世，可她成了她的伟大的儿子最初的文学启蒙者；阿尔弗莱德后来成了诗人兼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伯利亚尔的散步》还是颇值一提；路易·布耶是巴那斯派的灵魂，以《花彩与环饰》在诗史上占一显著之席；而福楼拜则成了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文坛的巨擘。

这个小团体的中心人物是阿尔弗莱德。他是一个气质内向的人，专注于哲理的沉思默想。多年以后，福楼拜回忆起这位早夭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时说：“在我心上，他的位子空着，而热烈的友谊决不熄灭。”阿尔弗莱德亡于1848年，即洛尔与居斯塔夫·莫泊桑结婚后的第二年，福楼拜亲手用尸布把亡友裹起来，随着灵车一直送到瓦塞勒的墓地。

写作，朗读彼此的作品，郊游，无拘无束地谈文学，这是小团体的生活。而当小团解散后，已为人妻的洛尔孤独地坐在宁静的米洛美尼尔的体寂的窗前的时候，往昔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便在眼前浮现。她点上一支烟，自言自语地吟起了往昔的诗句。就在洛尔陷入回忆的时候，她的丈夫、那个被人称为“花花公子”的居斯塔夫，也许正在第埃普、费冈或者巴黎的妓院

里，同妓女们打得火热。

居斯塔夫——有趣的是，他和福楼拜竟是同一个名字——属于这么一种男人：企图通过征服尽可能多的女人而弥补他在实际事务中的无能。他没有固定的职业，这样说吧，他压根儿就不想把自己锁死在办公桌上。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整天都在想着吃喝玩乐。他把于勒分给他的那一笔不算小的财产耗空以后，又开始打洛尔的那几处作为陪嫁物的产业，然而全家的生计都靠这几处产业的收入来维持。

当然，像他这样一个男人，是会引起洛尔的反感的。米洛美尼尔堡的老女仆是不会忘记主人卧室里时常传来的吵架的声音的。的确，洛尔的婚姻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吵架和独守空房。这和做姑娘时她对婚姻的幻想真有天壤之别！日后，她的儿子吉在写约娜的幻灭的婚姻的时候，是不会不回忆起家庭的这种悲剧的。其实，洛尔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倒应该是福楼拜这种线条稍粗的思想型的男子，而绝不是居斯塔夫·莫泊桑这种油头粉面的美男子。不过，日后《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却始终抱着独身的原则，因为家庭以及随之而后的一连串的孩子毕竟是文学事业的一个累赘。谁能在妻子的絮叨中以及孩子的尖叫中安静地创作呢？

过了四年孤独而痛苦的婚姻生活后，洛尔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正如居斯塔夫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胡闹上一样，洛尔将把自己的全部渴望赋予她的儿子，就像在他体内植入一颗文学野心的种子。洛尔仿佛从吉的出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文学启蒙者”这样一个母亲兼导师的角色。

吉·德·莫泊桑降生在古西北角圆形塔楼的一个房间里。他出生时显得有些体弱，因而出生仅 18 天，就在古堡的小教堂

里接受了简单的洗礼，以求得天主的保佑。这次洗礼因其仪式的简单，显得不很正式。这样一年以后，在图尔维尔镇的堂区教堂里，絮里神父为他补行了洗礼。那位擅自放弃“德”字标志的“于勒爷爷”做了他的教父，外祖母维克托-玛丽·图兰做了他的教母。尽管是按天主教的仪式为小莫泊桑施的洗礼，可是无论莫泊桑夫妇，还是他们的儿子吉，都不怎么相信宗教。

我们这里写了“他们的儿子”一句，是指吉是洛尔与居斯塔夫·德·莫泊桑的儿子，而一些研究者宁可相信吉是洛尔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私生子，杜瓦尔·艾里欧就说过：“如果莫泊桑不是福楼拜的儿子，我为此感到遗憾。”这起初是一种捕风捉影的猜测，或是出于这么一种善良的心理：为莫泊桑另找一个伟大而不是放荡的“居斯塔夫”作为父亲。可是，一些私下的通信或者日记公开以后，持这种猜疑的研究者仿佛找到了一些证据。洛尔曾对龚古尔谈到吉目睹福楼拜下葬时的情境时说：“当他在鲁昂主持他亲爱的父亲、可怜的福楼拜的安葬仪式时……”在一封致福楼拜的信中，洛尔几乎是以妻子的口吻写道：“而我，像他（指莫泊桑）一样，我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完全属于你的……我用我全部力量吻你。”不过，福楼拜却顶多只显出了一种“义父”的形象。在给莫泊桑的一本赠书上，福楼拜留下了这么一行字：“赠给我像爱我的儿子一样挚爱着的吉·德·莫泊桑。”要是我们理解一位在空房中忍受着丈夫的背叛的妻子的内心，那么，我们就不会对她向青年时代的朋友吐露出过火的热情感到特别吃惊。阿尔弗莱德早夭了，布耶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洛尔还有谁呢？儿子吉以及老朋友福楼拜。这位满腔的柔情和才气遭到压抑的女子，在偶一有之的

机会向老朋友倾吐热情，那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她这样做时，绝大多数时候想的是吉，她的儿子，惟一的希望。这桩本该成为文坛佳话的炽热的友谊不应庸俗化为炽热的情欲，让我们还原其当初的纯洁性！假若说洛尔是吉的生身母亲和精神母亲的话，那么，福楼拜则是吉的精神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

米洛美尼尔堡及其附近一带，在吉眼里，就像一个大花园。吉生性好动，不愿呆在阴暗而寂静的古堡里，而总跑到了花园或者树林里游玩。有的时候，在老女仆的陪伴下，他甚至还穿过古堡前面的那片宽阔的草场，来到低矮的农舍边，与那一帮齷齪的乡下孩子为伍。

洛尔从不干涉吉的这些“漫游”。她是卢梭主义的信徒，在教育孩子方面采取的是那种自然教育法，不以任何陈腐的法则约束孩子天真、好奇的心。

吉生命伊始的最初四年，是在这座肃穆而又壮观的古堡及其周围色泽艳丽的环境中度过的。吉以后的作品中很少提到这座作为出生地的古堡，因为他离开这儿的时候才四岁，这还不是一个记事的年龄。可是谁能否定幼时的最初印象对于一个人的无意识然而巨大的影响呢？它将形成意识的最初的屏幕，以后的影像只有投射在它上面，才能获得连贯的意义。

1854年，莫泊桑家迁往勒阿弗尔附近的戈代维尔区的格兰维尔-伊莫维尔堡。这个地方对日后作为作家的莫泊桑来说，具有深刻的影响，以至多年以后，它的影像仍经常浮现在他的记忆里，而莫泊桑总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飘动的意象，把它固定在文字里。

这是一座古老的诺曼第式的两层楼房。巴尔扎克曾用细致

的笔触描绘过这一类象征没落贵族的虚荣以及困窘的老式邸宅。墙壁是用坚固的白石砌成，不过，它已褪色，若不擦掉表层的积垢，还让人误以为是花岗岩石；巨大的窗框被漆成银白色，在暗色调的墙壁上勾勒出一些醒目的白色方框；邸宅的四周栽着成片成片的苹果树，都是一些球形的诺曼第苹果树，吉曾这样回忆这些绚丽的果树：“苹果树圆蓬蓬的，像一些巨大的花束，有白的，也有粉红的，香气扑鼻，遮蔽着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大花棚。苹果树周围，不断有雪片似的小花瓣散下来，它们飘着，旋转着，落入深深的草丛。”苹果园的外面，散落着一些农舍，也是一些典型的诺曼第农民的低矮的农舍。

这位年幼的贵族之子的早年见识全是一个农民之子的见识。作为这些低矮的农舍的常客，吉不仅熟悉了那些因日晒雨淋而变得粗糙的庄稼汉的脸，而且还知道了一些农活知识，一些农家制作食品的方法，等等。概而言之，诺曼第的活生生的农村生活像无数的意象潜入吉的记忆，只等他若干年后从画家的角度赋予它们一个明晰的形式。谈到绘画，有必要提一提居斯塔夫·莫泊桑，这个风流郎倒是能画一手不错的风景画。不过吉日后的形式感并不是由这位父亲遗传的，而是由另一位精神父亲赋予的。

吉晚上回到古宅里，总是没完没了地向洛尔讲述他的见闻。这是在他母亲的房间里，靠窗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些书，是她准备教育儿子的；另有几封信搁在桌上，这是一个名叫“福楼拜”的人寄给母亲的。这当儿，洛尔拿起福楼拜的一封信，“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洛尔对吉说，“等你再大一点的时候，应该和他见见面。”洛尔说着，眼前又浮现出往昔的情景。只是，此时，这个“很了不起的人”因写了《包法利夫

人》而遭到了中产阶级的攻击，甚至被迫到法庭为自己辩护。福楼拜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虚伪已经发展到这样残暴的程度，想说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了。”他被虚伪的社会弄得有些心灰意冷了，而蛰居在克鲁瓦塞。“可是妈妈，”小莫泊桑问，“我们不也是布尔乔亚吗？”“对，”洛尔笑着说，“福楼拜也一样。”

与吉交谈，读福楼拜的来信，这成了洛尔寂寞的生活中的恬静而又幸福的短促的时光，只有在这个甜蜜的時刻里，洛尔线条坚硬的脸上才漾出一种柔和、无声的微笑。她在不谙世事的儿子面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慈母的样子，而在私下，当“妻子”这重身份缠绕她时，她总显得既烦躁又暴烈。为了驱散满心的烦恼，她常常骑上那匹鹿毛色的马，奔过整个低矮的洼地，一直跑到快要望见海的地方才勒住缰绳，然后满身泥斑地让马缓步往回走。她的内心坚强，不会屈于这种幽黯的命运，也不会对别人倾吐自己的痛苦。

可是吉多少已从深夜的吵架中——那时，洛尔以为吉睡着了！——从父母的眼神中，察觉出了某种巨大的不幸潜藏在这似乎宁静的邸宅中，随时都会爆发出来，正像躲在树丛中的巨兽，会在某个时候猛地从隐身的地方跳出来一样。九月末的一个起风的黄昏，吉在大花园的树丛中玩大灰狼的游戏，远远地望见父母顺着一条通到树丛的林阴路碎石走了过来。吉本想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像大灰狼一样突然跳出，把他们吓一跳。可是，这时，一阵恐怖攫住了他，因为他听到双亲在以一种仇恨的语调争吵着什么，他听不清争吵的内容，只见父亲一下揪住母亲的脖子，另一只手狠狠地抽打在她的脸上，帽子都打落在地上了，头发散落了下来。多年以后，吉在一篇题为《堂

馆，来一大杯！》的小说中回忆起了那个可怕的黄昏，谈到林中的这一“发现”对他当时的感受：“这时，我好像觉得永恒的法则已经改变了，世界就要完蛋了。我所感到的震惊，是人们面临超自然的事物、面临巨大的灾难、面临不可弥补的祸害时才会有的。我幼稚的头脑迷乱了，恐慌之极。”这种仿佛动摇了所有的法则的震惊，使莫泊桑过早地结束了童年的幸福之感，人世间的一切不幸，像赤裸着的刺人眼目的丑物一样，在他早熟的心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且，也像一些挥之不去的影子，留连在他成人以后的意识里。谁说吉日后的精神分裂症与这早年的经历没有直接的联系呢？尽管吉一直回避直接谈家庭的悲剧，可这种“回避”正好说明了他内心的一个情结。

这事过后三周，仿佛心平气和的父母乘着一辆双人马车离开了伊莫维尔堡。独自留在家里的吉扑到窗子前，望着马车沿着庄园的林阴道，驶了出去，接着上了公路，消失了。天黑以后，正上床睡觉的吉听到马车的车轮驶近了的声音，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吩咐老女仆。过了片刻，吉房间的门被洛尔轻轻推开了。小莫泊桑隐隐约约知道：那个隐在树丛中的巨兽就要显形了。

“吉，你已经长大了，”洛尔柔和地说，“我想现在就告诉你，我们已经和爸爸分开了，原因现在不能说。也许你会感到突然和奇怪，但你再大一点就会了解的。人时常会犯错，而且认为各自随心所欲地做比较幸福。因此，爸爸和我决定离婚。我们要搬到新的地方去住，爸爸则住别的地方。”

吉拥抱了母亲。“吉，”洛尔又说，“我尽可能的告诉你，使你不会因为被人轻视而烦恼。”她的担忧的目光落在吉稚嫩的脸上。洛尔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试想一下把一个不久以前还

在“十全十美”的家庭幸福氛围中悠哉游哉的孩子猛地抛入一个解体的现实中，并让他从小就承受着同龄孩子的轻视，这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实，一直到死，这种受轻视的体验的记忆就没有离开过他。他正式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西蒙的爸爸》，就是这个记忆的一个折射。那时他已 29 岁，通过小西蒙的经历，幻想性地替自己已经消失的童年弥补了一位父亲的形象。“有他这样的一个人做爸爸，不管是谁都会感到骄傲的。”这位过早地失去了父亲形象的作家以这一句话作为这篇小说的结尾。

1869 年的夏天，洛尔带着吉以及艾尔维——洛尔的小儿子，生于伊莫维尔堡，此时已经四岁——离开了浪荡子，前往第埃普和费冈之间的海滨胜地埃特尔塔，住进了不久以前购置的别墅维尔基。一年以前，吉曾来过埃特尔塔，那是暑假回家的路上，他与接他的老女仆乘马车路过这儿，在这儿消磨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埃特尔塔地处诺曼第北部科乡地区的一片白垩质的高原上，这片像秃头一样的高原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然而肥沃的土壤。原野一望无际，不时点缀着一群群的奶牛，或者几处农舍。维尔基处在这片令人心旷神怡的高原上的某个矮丘上，白色的墙壁，悬空的阳台，篱墙上的金银花、菟丝子，宽大的院子，给吉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最使吉终生难忘的是当他登上维尔基的阳台的时候，一眼望去，数百公尺之外，浩瀚的大海湛蓝碧透，像是铺在高原边缘之外的一块巨大无比的碧玉，一些渔船扬帆驶过，在白帆的桅顶上，一大群白鸥在翻飞着，盘旋着。

埃特尔塔海滨是吉常去的地方。有时，太阳西沉的时候，

他随老女仆散步到海滨的绝壁，在日后的一篇故事中，他把老女仆换成一个名叫“密斯哈列蒂”的英国老姑娘，而其它部分却是真实的：“现在我和她走到那条绝壁的边上了，那片卷着小浪花的大海离开我们脚底下约莫有百十来公尺……在我们前面，辽远的地方，视界的尽头，一艘张着风帆的三桅船，在着了火一般的天空描出了它的剪影……那个火红的球不断地慢慢往下降。不久，它恰巧在那艘不动的船的后边触着了水面，船在这座光芒四射的星球中央显出来，真像是嵌在一个火样的框子里。星球渐渐下沉了，被海洋吞噬。”这段小小的写景文字具有某种“浩瀚的气势”，显得壮丽而又深远，肯定出自一颗对大自然的敏感的心。而埃特尔塔的海岸的确具有这种雄壮的美：海岸像是一堵屹立在波澜壮阔的大海边缘的巍峨的屏障；海水日夜的侵蚀，使得白垩质的海岸一层层往后退缩，一路留下一些巨大的岛礁或都像象鼻子一样垂向海里的海上拱门。这里浓缩了大自然的一切伟大的对抗的力。它更多的不是以一种景物而是以一种伟大的意志进入人的视野的，所以那位英国老姑娘才失口说出这么一句赞语：“噢！先生，您用一种动人的方式领悟着大自然。”

自从1850年阿尔封斯·卡尔对这一壮丽的海岸作了大肆渲染的报道后，埃特尔塔很快成了艺术家的聚集地。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率先在海滨建起了庞大的别墅。莫泊桑日后回忆起埃特尔塔海岸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小港城所特有的一切使人们身心都充满强烈恬适感的浓郁气息。”

洛尔把吉领入上帝的伟大作品之中，启发他去领略大自然的美。吉花在别墅里的时间并不很多；更多的时候，他随母亲——年龄再大一点，他就独自——散步到海岸，在礁石间、海